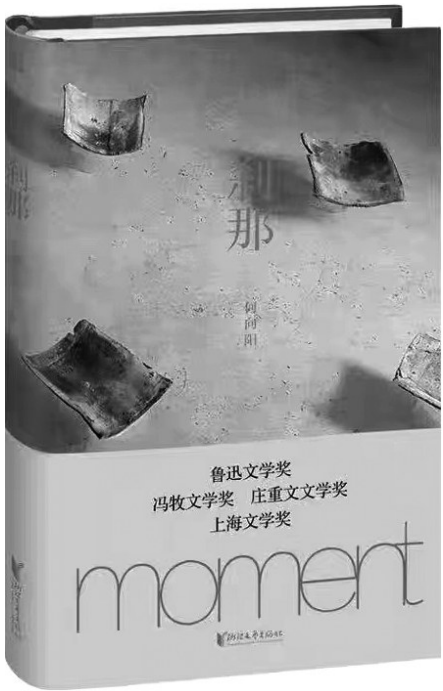


新书馆

《刹那》：一部精神赋格的生命交响乐章



何向阳



阅读提示

《刹那》是当代女作家何向阳在病痛挣扎中创作的诗集。诗人以多个自我的反思、抵抗，寻找驱走黑暗的原动力，却发现“黑暗”是一种邀请或启蒙，疾病“囚禁”的只是“我”的身体而不是灵魂，创造了一个“你就是你所创造的宇宙”的精神美学时空。这是一部救赎之书，更是一部希望之书。

■ 王红旗

何向阳的诗集《刹那》，是诗人被疾病狂飙卷入濒临生死抉择极地之时，“立虹为记”、自我拯救的灵魂“夜航”。诗人把评论家的智慧，散文家、诗人的性灵，以及女性的生命之爱与关怀融汇在一起，携带真诚与善良、美学与哲思、博弈与“中和”的文化基因，结合“万物共生”的本然思维逻辑，以从未经历过的“引体向上”的强劲生力，以生命诗画与自然之乐为航梯，心脉流转升华为翼翅，接通人类文明初始源头的宇宙诗心，随着精神与自然时空循环往复的更替，聚集一次次生命瞬间内觉，深悟人的个体命运“无常”之理。可以说，《刹那》是以多重复调的抒情性叙事，形而上之多部和声，创构了一部精神赋格的生命交响乐章。

创构从“瞬间”到“永恒”的精神美学时空

从《刹那》的整体结构看，诗人承继中国诗画同源、仰观俯察的审美传统，以灵魂“夜航”的精神旅程为序，以似断似续的断句体式，多层“潜

暖阳下的枯蔓衰草，被酷寒冻裂的黄土
地，冰河融化成一个个圆形的连环，万木凋零
的另一种绚烂；无眠的海上，连接云涛的雪峰，
墨色的模糊阴影，不忍沉入海底的炽银之斧，
可以扭转一切的混沌；无岸的水下，一串串脚
印似的人生小道，一条伸向天际的隐约之路，
深藏于根茎里的生命，形态各异的心途迷宮，
漂浮着如一张张薄纸片似的灵魂。这些相互
冲突而又混融、不断变形的“人情化”的自然
意象，表现出诗人“以造化为师，以真为骨，以
美为神、以动荡的社会人生为源、以人间的喜
怒哀乐为怀”的精神体验。这种强烈的生命精
神意识，从自我主体透升的神圣崇高与诗意壮
美，将“瞬间即逝”的无穷动之景，定格为心
灵内海的一种“永恒”精神实存。

扉页诗“立虹为记”和第一幅照片“向高山
举目”的叠现，天边挂着一弯七色彩虹，高原
雪峰映在海天一色的水中，露出破碎的神秘
绚丽与暗花，可以说是诗人内在时空“从黑夜
走向白昼”顽强意志的象征。诗人写完诗集后
记，“我面前出现的一道彩虹，现实中不断地
与之相遇，仿佛神启。2016年5月23日傍晚，
术前一天，它出现在北京上空，我在协和病房
中仰望它，心生感慨……心中的虹又哪里会
沉入黑夜。”诗人以宇宙自然的“瞬间”显现，
重复出现而“永恒”存在的虹，暗喻其心灵
微宇宙曾反复出现而不会沉入黑夜的虹，象
征诗人病痛中坚定的生命信念。诗人的灵魂
“夜航”与极目“云霞明灭或可睹”的记忆
相交织，以死亡连接新生，以绝望连接希望，
向天地“大声吟诵”的精神歌唱。

开拓从“至暗”到“澄明”的精神重生之路

《刹那》开篇“群山如黛/暮色苍茫”，暗
示灵魂“夜航”之日暮途远，渐渐“至暗”
的夜，已露出“狰狞的面容”。这是诗人遭
遇一连串生命“至暗”事件的隐喻：“2016
年5月6日，我和哥哥赴青岛将母亲的骸骨
安葬大海，完成了母亲一直以来海葬的遗愿。
24日我确诊乳腺结节并做了局部切除，30
日出院。当天父亲体检结果不好，6月24日
父亲确诊胰腺癌占位早期，当天我手持电话，
一边嘱托友人应对困难，一边应对自身病痛，
心绪已然跌入人生的最低谷。父亲月底来京，
多方论证后于7月12日手术并于25日顺利
出院。两个月来的身心磨折，或是成就这部诗
集的关键。”诗人在生命不堪承受之重的心境
下，从自我身体病痛，体会到家庭之爱的血
缘亲情，延伸至对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诚信
信爱。

诗人认为，人的个体生命只有与宇宙自然相
和谐，才有可能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的爱。诗
人听从当今几乎被遗忘、被遮蔽的地心之声
——原型母亲爱的召唤，以瞬间显现无处不
在的“巨灵”，即肉体血缘的母亲、文化血
缘的“原型母亲”与自

然血缘的“宇宙母亲”的精神联合体，其匍匐
的无极大爱之包容、和谐大美之精神，不仅将
诗人“至暗”的灵魂“夜航”之路，照耀为
一种“澄明”的通过仪式，而且对当下“物
质时代”人类失去爱的灵魂，具有普适性的
救赎意义。

诗人对儒道先贤“内圣”的人格理想、“性
心德行”的澡雪精神的智悟，形成一种反复
求诸内心的生命美学创作理念，认为人的生
命历程本来就是一个一个相连的“重生之圆”
。其书写身体记忆，“第一刀四十三岁落于
子宫/第三刀四十五岁落于腹部/第三刀四十
九岁结印左乳。”绝非只是言说疾病身体的
疼痛，而是对生死彻悟的乐观与豁达，具有
极其深刻的生命洞见。诗人灵魂的“夜航”，
不仅找到生活中最本真的自我，而且回到了
温馨的日常生活状态。在一切安详宁馨中，“
我看见我坐在一座明亮的大房子里/在阳光
照彻的书桌上/笔尖的句子奔涌而来”。“选
择性”记忆片段的诗性叙事，不仅表露出诗
人在身体病痛最痛苦时刻，以最健康、最理
想的精神飞翔，“重建生命”的自我灵魂探
探，而且更表现诗人重建人类“心上”殿堂
的济世理想。开拓出一条从“至暗”到“澄
明”的精神重生之路。

诗集《刹那》重要的审美诗学贡献

首先，呈现诗人在“生命中最艰难、最灰
暗也最残酷的岁月”，面临疾病向死亡逼近
的寂灭性威胁，以“不一样的精神”，自下而
上驰骋向充满精神的天空，面向宇宙母亲敞
开心扉，一场“天人之际”的交感对话，探
寻到一种消解自身病痛的本心之药”，一
条“光明如初”的重生之路。虽然疾病是人
最切身丧失多重自我的“异化”形式，但是
当患病的身體里健康向上的灵魂，焕发出美
妙绝伦的闪光精神，生命却表现出一种“非
常态”的创造性。这种精神抵抗之美，使诗
人超越文化既定的女性“柔弱之美”，重获
一种战胜疾病的内在生机活力，确证“无常”
只是生命“常态”的一个变奏，人类完全可
以自己拯救自己。

其次，诗人自觉面向天地之心的精神吐纳
方式，探源人类存在的“精神原型”——宇
宙母亲。以一位隐形“叙事者”的精神在
场贯穿整体诗脉跌宕，呈现诗人把接踵而
来的生命苦难，锐化为一种内心永恒的精神
梦巢，从自我遍体鳞伤的身体里，生长出自
由飞翔的翅膀。以山川日月星辰万方乐奏，
升腾起一个与身心共存、与日月同辉、永
葆爱与美生命精神的“母神群体”。诠释人
类任何强初与美好的生命状态，都源自内
心涌出的强大精神信仰。深寓对当代人被
繁华物质遮蔽而失去爱之灵根的精神症候，
以小诗微言大义的神思灵光，开出回归
性的灵魂“夜航”“修心”的救疗良方。
可谓一部富有入性价值的涅槃之书、救
赎之书，更是一部希望之书。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妇女报

阅快递

《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法律法规政策汇编》



全国妇联权益部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22年12月版

本书是“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本书全面检索了包括宪法在内的中国现行有效的所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从中挑选出涉及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并且与基层工作有关联、基层组织用得上的相关内容，以及明确涉及妇联职责职权的内容，按照相关权益汇编成册。这些内容既关系普通的妇女儿童，又特别关注农村留守儿童、贫困妇女、残疾妇女、中老年妇女等特定群体；既涉及一般问题的处理，也包括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反家暴、反性侵犯和性骚扰、反就业歧视、三孩生育等热点问题的法律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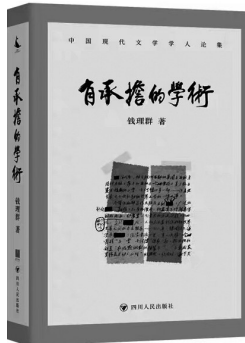
《百鸟朝凤》



红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年3月版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百鸟朝凤》以时空错位的手法，穿梭于中国历史中的“黑洞”。所谓的百鸟朝凤、凤鸣岐山指向的便是女性在生命高潮中迸发的活力，是生命最本质的欢乐和跃动，是所有生灵的源起，只有在这样的生命张扬中，才能孕育出整个民族庄严雄性的“龙气”，才能铸造真正的青铜大鼎。

《有承担的学术》



钱理群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3年2月版

本书是学者钱理群知人论世的有情之作，集中书写了二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人学者。钱理群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学人”的影响比“学问”的传授更重要、更根本、更带基础性。全书分五辑，从“史家的风范”“人的标尺”“传统的构建”“同时代人”“怀念、回忆与祝福”等不同角度立意、评述，回忆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王瑶、林庚、贾植芳、钱谷融等第一代学人，严家炎、樊骏、孙玉石等第二代学人，以及王富仁、赵园等与钱理群同时代的学人，其中既有对学人行谊的追述，又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源头直述至今，兼有文学史、心灵史的意义。这些越经磨难越显纯真的学人让我们看到，在这“喧闹的世界”里，依然存在着“生命的、学术的沉潜”。

《坚持写下去的勇气》



郑汝佑(韩)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3年3月版

不能毫不犹豫地写一句话吗？没有才能也能出书吗？作家究竟从哪里获得灵感呢？下定决心写文章的人们都不止一次地问过这样的问题。韩国作家郑汝佑反问：我们为什么想写作？如何成为长久写作的人呢？郑汝佑穿梭于文学类、人文类、旅行类图书之间，与读者进行了深入交流。在本书中，作者毫无保留地讲述了自己写文章时的经验与心得，分享了精彩有趣的执笔故事。本书并非写作教材，而是一次激发人们产生不知疲倦的写作态度的书，作者真切地鼓励人们坚持写作，彻底改变想写却写不出的心态。

（景杉 整理）

品鉴坊

《阅脑》：科技创新、思维可见与道德本能

如果“读心术”成为每个人都能使用的技术与工具，世界会怎样？在人文科幻小说《阅脑：命运戒恶定律》中，主人公牛曼认为：恶的真正根源在于思维不可见。因此他提出了“戒恶定律”，即思维成为可见=道德成为本能，并发明了能使思维可见的“阅脑器”。但人类几千年都无法去除的人性之恶，真能仅通过“阅脑”而被改造吗？这些问题还将留待读者不断探索。

■ 尼莎

随着近年来科幻小说的蓬勃发展，探讨如何依靠科技手段增强道德成为热议主题。旅英学者陈承德所著的长篇人文科幻小说《阅脑：命运戒恶定律》便是借由阅脑器的发明将人类思维变为可见，从而使道德成为本能，以此次人际关系更加真诚并将世界效率最大化、最终达到人类共同体合理化的模型探讨。作为一部以文学形式探讨哲学问题的作品，文中不时出现的精妙论证和狄更斯式幽默亦令此书增色不少。

思维可见下的戒恶定律

故事发生在距今不久后的公元2030年，英国学者诺埃·牛曼发明了阅脑器，人类从此进入“阅脑时代”。阅脑器的作用在于使思维可见。牛曼认为，思维不可见是本能允许恶念产生的必要条件。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一旦思维可见，任何损人的恶念都会害己，故本能地不会产生，由此思维可见能够抑制住人自身恶念的产生，从而使道德成为本能。关于恶的产生这一人性论命题，道德哲学已有多种理论对其进行阐发：恶源自人的动物本性，源自人的道德无知，源自人的不听从上帝，源自人有自由意志，如此等等。然而几千年的教育、宗教及法治都无法根除恶。阅脑器带来的思维可见则从根源上消除了恶的可能性，使人类成为不可能坏的好人。人类文明从此进入超越善恶的后道德时代，不再靠其他维系而只诉诸人性动力。

在小说中，发生牛曼发明阅脑器的偶然性事件来自一场他被指认为肇事者的恶性交通事故，以及其助手虎克在牛曼身陷牢狱之灾时的欺骗和背叛。牛曼从这一偶然性事件中发现了恶与欺骗的普遍性联系，从而通过上述论证得出了“戒恶定律”，他将之简要概括为一个等式：

思维成为可见 = 道德成为本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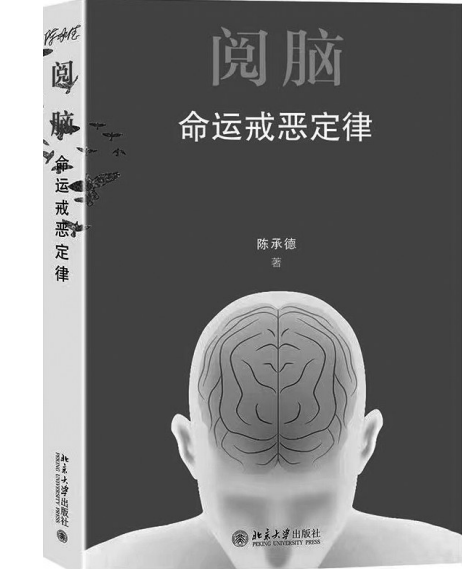
这一戒恶定律的发现不仅使牛曼发明了阅脑器，也带来了一场人类思想史上的观念变革，摆脱了道德哲学用善恶定义人性的传统思路。与此同时，与人类依靠阅脑器等科技手段改变本能的作用条件、终止恶的产生相对的是书中隐含

的作者另一观点：技术发展终将导致文明的终结。这一观点是借助牛曼的朋友，哲学家卡尔·卡尔的哲学诗表达出来的。作者在文末对其进行了重申——技术文明的自我毁灭问题不是一个可以靠技术进步来解决的技术问题，也不是罗马俱乐部所担心的资源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一个加速系统的数学不可能性问题：无限加速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命题，因此技术的无限增长终将导致文明的自我毁灭。由此人类要避免自我毁灭的命运，就只有放弃技术文明，代之以非时间函数的文明形态，如农业文明或艺术文明。这要求摆脱以技术和市场为轴心的功利主义价值体系。对于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作者认为，矛盾不是发现者的错，尽管它会迫使人们进行选择，从而使道德成为本能，也可以选择追求道德完美而不惜增加生存风险。但选择就意味着理性，基于理性的选择总比糊里糊涂陷进去好。

梦想家、思想实验与哲学诗

对于如何以文学形式表达哲学命题或以哲学思考丰富文学形式，时至今日已有许多探索。作为旅英学者和哲学诗人，本书作者陈承德在出版这部小说之前曾著有哲学诗集《当代五命题》等作品。以往对于哲学问题，作者惯常倾向于使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澄清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以揭示未知的联系或形成新的概念。而在四十多年的科学哲学研究中，作者发现，在谈得上历史价值的东西中，“有两个逻辑推论尚算得上关于人类命运”：一个是前瞻技术文明的前途，从技术的加速发展规律推断技术文明的必然终结。另一个是推导人类戒恶的可能，从人的本能证明根除恶的途径是使思维可见。这两个论证都是以文学形式表达的——前者以哲学诗《关于技术文明的终结——其自我毁灭的数学和哲学》形式写成，后者则是这部小说。

作者自言小说中结论的科学性对其而言堪称“定律”：在其看来，科学哲学就是以逻辑分析达到认识的科学性。至于为什么不用论文的形式而用哲学诗和哲学小说的形式来论述这样重大的主题，作者指出，除了对文学写作的兴趣外，还出于可传达性的考虑，愿意读哲学论文的人毕



竟不多——托·斯·艾略特希望他的形而上学诗具有“让思想被感觉而不失为思想”的效果，他则希望他的哲学诗和人文科幻小说更像“思想的漫画”，看似比工笔画随意和夸张，却因此而更准确和深刻。

我们可以由其作品印证作者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小说的情节是由围绕阅脑器展开的一个又一个思想实验推动的。引发牛曼牢狱之灾的恶性交通事故引出当善不能战胜恶时，我们应当如何？助手虎克的背叛探讨欺骗存在的原因，欺骗有可能图所以能够存在，思维不可见则使欺骗成为可能。由安与牛曼的相爱探讨人类思想中的爱究竟应当是怎样的，爱的概念本应如何？阅脑器问世，“阅脑革命”即将展开之际，如何确立一个原则框架使其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否存在某些底线能够支撑起这些原则架构？能否通过条件反射和行为强化等训练使不说谎近于人的本能，这种戒谎训练会对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何种影响？能否用思维不可见解释世界的低效问题，阅脑器带来的思维可见能够真正成为推动全人类迈向共同体的一场巨大变革吗？在作者看来，答案是肯定的，阅脑器产生的影响足以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有趣的是，关于“梦”的叙事也成为贯穿全文的线索。幼年的牛曼曾深为凯库勒梦到苯分子结构的故事所激励，因此故意训练自己在入睡前冥想各种数学难题，并在半睡半醒的状态坚持用力思考，终于小有所得，能够在梦中进行思考和逻辑推理。小说起首“思维成为可见=道德成为本能”的构想和篇末牛曼舌战哲学名家的场景都是在梦中完成的，似乎隐喻着当下对于阅脑器的畅想仍建立在梦想